

重編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

編粹章清節公松垣文集序

夫士之操觚染翰雖垂摹刻者愈謂之曰文不知
此纖巧炫奇之文而非經世有用之文也惟戎
清節松垣公生而挺昇卓犖不群勗以古人自期
許其氣概發乎詩歌忠孝溢于碑章雖不敢謂其
文足以起八代之衰復五季之習然而遠追昌黎
近紹歐陽其夙心也脫當時上選

聖明之君下有冠裳鮮莖司馬諸君子相與秉鈞
控軸非

公於朝斯公以書所蘊藉者施於政事亦得

以任北門之陷，而人莫所強，亦得以逆賊中
之甲兵而還，雖無峰警，則地而

宋天子之偏渡，亂經不抵，指移臣下蒙蔽，主
已者指為忠良，卷之上，立弁已昏，亦為切克，非
帶山拔而不遷，則逆竄烟瘴，崩表之地，不生返

公獨以孤忠一身，置生死於度外，抗疏論逆，遂之
奸則指佞為之，後雖存真理，洪例之昏，則正有為
之吐氣，振揚善類，則有取士之宏，決斷大獄，則有
忠佞之判，雪誣卹之冤，仲公論也，明掄抑之謬，議
邊防也，此公稱，經世文章，宜克用于

當于天孰意見忤時宰而卒于丘壑也噫天命
已去勢不可挽大憂將傾一木難支厥後趙宋之
天下竟屬左任之劍元矣蓋成敗利鈍在武侯所
難逆觀者又于公以一疏有先知也千載而
下有志稽古者見公之文章政事寧不想見其
人品而慨歎且其即淵也夫學無知不藉巨硯敢
錄言字於前為識者笑第因松垣文集散亂糊累
僅存什一竊恐其久而靡傳因遍搜遺稿編彙成
帙故特訂正付諸剞劂以公之海內以垂不朽云

書

皇明萬曆丙辰中秋月吉旦洪城後橋鳴鶴詩序

編年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目錄

松垣公像贊及傳世

卷之一

奏疏類

論國是疏 理宗丙戌正月十五上

論取士去疏 理宗丙戌正月二十上

劾宰相史弥遠疏 理宗辛卯十月一日上

卷之二

書類

上同知樞密院丘公書 寧宗嘉慶元年秋著

上吏部侍郎彭公書 寧宗嘉定年著

上京湖制置使趙公論掄劄書 寧宗嘉定

二年春著

上宰相史公書 理宗寶慶丙戌正月廿一日著

卷之三

記類

高安陳侯史隱堂記

天台陳侯牧齋記

桂岩書院記 寧宗慶元己未冬著

柏子真同堂記 寧宗開禧丁卯年著

臨川嚴衣白瘦竹記

釣山三劉先生故居祠堂記 字宗八辰辰石

旌義御雲石市記 字宗八辰辰著

艾溪此照堂記

劉屯口首外郎凝之靈山寺祠堂記 字宗

巳巳孟夏月著

筠州高切壇記

伯昌胡子器學石堂記

劉屯田予慈寺祠堂記 字宗八午孟夏月著

揚大水高邊閣記 字宗八中辰著

卷之四

記類

鄂州京山縣遺學記 寧字嘉芝乙亥季冬

日著

峽州登雲閣記 寧字嘉芝丁丑春

復州夢野亭記 寧字嘉芝乙卯春

鄂州作所刑漢棧記 寧字嘉芝丙戌春

松恒東西宇南北阜湖並室記

趙明孝剛學閣記

余叔遠寄傲齋記

毛同可淡軒記

新吳余子帶經堂記

卷之五

寺院記類

奉新縣延恩寺記 寧字嘉芝元小若

高安靈山寺記 寧字嘉芝元小若

高安白雲山超果寺記 寧字嘉芝元小若

教書

超果寺水石記 寧字嘉芝元小若

惠燈寺雲版記

奉新寶雲寺上善堂記 理學 謝文士 辰 著

新昌天寶神宮品院齋藏記

卷之六

宮觀記類

冲道勞真人新殿記 寧寧 凌元 戊子 著

南昌後城觀愛山亭記 寧寧 周 穆 乙丑 著

本月卷

白鶴山亭元觀記 寧寧 周 穆 乙丑 仲人 著

荷山樓霞觀記 寧寧 周 穆 丁卯 叔 司 著

奉新昭德觀遺藏記 寧寧 嘉 慶 戊戌 寅 年 著

邵武軍雲梯堂真武祠記 正宗室慶乙酉

元年著

葉陽室林觀記

卷之七

序類

塗元直明倫集序

卷之八

賦類

梅花賦

蕭山別墅梅花賦

卷之九

行狀類

宋莊求丞權湖南運使金仁方行狀

墓銘類

宋復州縣丞陳正仰墓誌

卷之十

詩類

晉龍虎二字七言四句詩二首

上制置使陳叔七言八句詩一節

上制參劉之傑五言八句詩一節

致仕伏欄上七言八句詩一節

歸寓舟中題七言四句詩一節

遊本新越山卽景題五言八句詩一節

挽奎運翁五言八句詩一節

懷奎仁方祭梓五言八句詩一節

宦歸揚全元五致仕五言八句詩一節

懷石有恩古風一節

卷之十一

中邊類

宋平靖節公新岳武悼王侯高子孫爭田

案迹

口為子孫語

口為兄弟語

古為洪城幸清節公松廬文集目錄後

重編古筠洪城辛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一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松垣辛元龍震父手著

明後裔涪谷居士鳴鶴淑女父編并

邑庠生逢剛晉卿父校正

禮部儒士公標型之甫全編

郡僧廣生公揀隆甫氣閱

國珍

邑庠生逢

鳴鵬

國學生鳴鳳

序 生 逢 明 後

鴻 甲 遇

送 猶

永 孚 全 閣

履 太

良 氏

奏 疏 類

論 國 是 疏

宣 慶 二 年

理 字 丙 戌

正 月 十 五 日 例 奉 卹 鄂 州 通 判 臣 幸

元 龍 薰 沐 冒 死 百 拜 獻 書 于 皇 帝 陛 下 臣 卅 國 治

者尚遠敵、之不遠而可以言治者未也思患者貴
豫防、之不豫而可以免患者未也所謂遠敵防患
者要在胥邊境及乃成而已天相家南渡未權奸繼
踵盡祕媒災邊土日徵曰如崇邛可得言治乎可謂
無患乎 陛下御極初則身政行細情勿台至于籌
邊一坎无鯢、弗真頃又下詔于負言甚欲念也 臣
惟欣聞喙一鳴 臣聞宣和 裁靖康 於開城門則言啓
開城門則言啓則雖有嘉謀良策無所用之此當時
忠臣家士所為恥朕太息若也今 陛下、詔長直
言 臣猶 陛下無諛前職 臣得終日正言而無懼可

手臣惟今日之事有深可恨者有深可憂者有深可
惜者有深可畏者陛下能思而圖之及而行之庶
幾台可行而患可消矣何為乎可恨金虜首夏蓋流
四海蔑我立王乎我元元膏血之慘天下所歸聞古
今所未有凡有血氣者即應為替思昔不仰天壯心
而之血者也况為國家之主寧無復仇之志乎粵惟
高廟震怒旣薨比征時則諱臣中制而口說遂成謬
詔班師而忠臣不保建大奇案亦細厥志而後後解
世忠判時無米既已無存當時之將又無足以勝大
任者故蘇林正欲圖易表於孫而中原遂絕望言

之可為公邑也。歷光宗寧宗二帝，僉有教人，嚮不得
仲。韓元吉、政公、濟和、愈為一，道而迎，晚益駭，遂無成。
功說者注、以止步起，則為奸臣罪。立竊習，仇胃
罪誠可誅，而開邊一事，實未可過貞抑，亦有足嘉者。
時以恢復非其本心，任將又非其人，卒以取敗為可
愍耳。卒今天道好，還當毋護微曰：若我輩嘗敗之于
大敵，則在陝西鳳翔府敗之棗陽在陝西陽州敗之大
安軍，而蒙古軍于又方城，或建歲浸全，人求西弗
及此，正上天亡之口。望宋徽復之時，也。跌于以
時，遂將冰兵掃境，人舉若草。德在滑州今在大名
之

後而絕其和約則虛可成務百年未況漢中原復入
版籍未可量也中原既復則又當亟修內政文事武
條靡不具舉以昭并日之志使彼諸和則為漢文帝
北境則為唐太宗蓋如是則伐金之舉不為快昔日
之憾而幅員既長疆石致固外患不足貴素才天仙
或遂地不進夫八不勿中富卦下勇不致乎間必為
從和所成全當此旋經中勢復昌熾中原一帶本為
雷曉而我乃退處一隅及是時而後國之則雖百萬
進計中恐賊負難必矣豈不晚哉語曰天与不取反
受其殃此之謂也此其深可恨者一也何謂深可憂

中原淪陷悠、百年先民遺老凋亡殆盡虫、之氓

薰染腥膻深入肌骨但知有夷狄不復知有華夏臣

嘗分牧隨州公名則當虜時侵陷降民曾成州學

等住者如繼正去微服以察其語言下定以擇其心

志凡未歸之民皆迫于虜政之苛酷衣非無從辦勉

強歸順以苟歲月指望朝廷即与恢復冀得還鄉守

其土田而已朝廷既不能慰其歸附之心而處之不

得其所又不能給其家多有望北而思鄉上因时而

懷融聖者錄之則不可勝錄不則未免草莽自封處

之患况非我族物其心必异居使近急回而不救為

之防必至於作亂而後已今此徒先衛逆君往、旅
件細而翔別杯醜毒而冥則萬一行警鳥如其不音
成欣火哉此其可憂者一也河謂子可惜今日國
家之憂莫切于邊陲之地而泥處婦响日夫秋有詩
西制伏陳咳曰長任尾大應難掉小蜀支傷未易
欲合山河大世界須憑何笑小朝廷一人知慮怕居
井四海才能宜在處焉滿的陽本學注齊奉世于非
威灵又與劉承列之件詩云元幕而朝堂辺動局未
終只消駕降卒因可歎成兌增斌非元氣氣瑜提萬
功養莽徒生會河恐龍起室三詩之意切天今縱不

能大舉進討莫若用夾攻以蹙其勢以制中國畧無所
昔略無所損而事人可以坐收其功其策安在臣
丁年居湖廣更始計之忽天幸會襄陽棗陽隨州三
郡歸順人約有二萬每一郡二千三百人為一隊
一郡各十隊每一指點也者燒之每一隊擇中國一
能將者統之各處先擇一二隊厚犒之使入襄陽攻
掠得子女玉帛盡與之每一日發一隊各尋便道以
進三隊一日之中共發三隊彼聚我歸彼去我入窮
必大困罷絕奔走而不敢當天兵臨則軍勢大震中
原石破竹之勢建之以大軍則中原不足復言尚不

足捨矣。賤則當致一歸正人而居正人未必不教。勇
一二十人。凡歸正人。當求于死也。其必教。勇致萬一
而後死也。假使居正人。皆死于勇。吾之元氣。初未嘗
物也。况必死則生。未必甚荒于勇也。萬一吾之九千
人必死而生。速捷。勇則中國。必可得志。是所謂增
減非元氣。而氣。論。德。爲。功。也。曰。行。此。義。可。以。外。滅。殘
虜。而。入。吳。之。行。軍。可。惜。者。必。也。何。謂。軍。可。畏。矣。陽。一
城。其。虜。境。方。十。有。三。里。水。路。不。通。逆。打。逆。料。皆。自。即
中山。路。關。險。阻。即。諸。郡。之。民。皆。逆。懼。一。歲。血。寧
月。農。時。而。田。野。不。得。遂。州。種。之。輩。時。節。而。骨。月。不。得

遂盃酒之歡陪骨不甯生產蕩盡愁恨嘆息之聲布
滿四野吁不忍聞若者已矣而為官民智者已逝而
為遊手更一二年則不而改核易撤別為區處使之
勸者也必致盜賊作起鼎紫山谷地塞道改則耆陽
難行成而無料可守國者有救而無民可運孤城
豈不悲危哉 止此欲兩策于副使陳咳欲以每歲四
月初以後九月朔以前令棗陽之戰馬就并于鄂州
則一季可以有鄂州運料民力之半然耆陽所存膏
澤置轉掣倉使鄂民加料于此也去耆陽止九十里
而地皆坦夷每歲四月初以前九月初以後棗陽時

操軍馬不妨演戰打點就青帶新石携村入城一可
以休陶侃運寶之意二可以因循戰致守成之利三
可以省鄧州一年民力三之一制使謂臣此策甚切
時存大可以寬民力而老陽人休燕安之醜不知高
廟西陲死行自有典故不顧東及則七懸切情阻道
不行大發兵守邊全藉民力民力既竭而不肖之心
生不肖之心一生或致嗚呼山谷按地逆路則外未
寧而內已憂兵難與旅賦誰與守以正深可畏者一
也深可恨者固嗟將矣所幸者慮母曰制民心曰誰
尚可為也深可憂者固憂心矣所幸者此徒日夜思

舊以圖舊事尚可用也。澤可惜者，固折臂天所幸。規
畫未改，用之必效。尚可行也。澤可畏者，固剝膚矣。所
幸經常，執存不肖之心，忍不敢發，尚可苟安也。止
陛下寬其所可畏，以回國之本；行其所可惜，以張國
之威。勅其所可憂，以弭國之患；追其所可恨，以復國
之強。夫四者，天下之大務也。常時之急務也。非運四
任居邊，厚之甚，則服室四海。未有嘉杰之才，可以任
此。吾必得其人，而後可也。現唐自大中帝以來，天下
事倖之士，悉流于馬和之教。室響和之以金玉於山
林之間，至使唐之天下，更無一人可任。唐宣宗好神

山道使也

言師左財竭老欲擇無善守不此乃罷逢与
皆奇度以平泰故英元亦竟為其度所除

陛下長野之詔已下伯得天下之真其虛心而听用

之使如岷山之羊祐岷山在箕陽前以伯心望羊祐曰遊此山海一舍賦在而安

為使少即謀曰自有于市也自以山由去其德必
山行多天皆使使無用也月以不有四海則望古

吳於山照傳後祐歸武帝成以而回北方清湯伯陽

帝撥大軍則三蔡暗破而長往無危大之慮矣三蔡

倍亡而全蜀無反必之憂矣英狄可以制拱而擬中

國可以高枕而臥矣臣平日所懷者在往來天下在

匡扶社稷姑略陳其四事如峻陛下倘不以小臣

之言不足採而信用之則治不難圖患不難消中興

可日月計矣

臣雅批流漱石

子子剛致隱語王八曰

流漱石王曰流可北石可漱乎曰可

鷓鴣鷺孫鶴五亦古彼太平之福也

著谷居士曰予聞史見負西山在亭宗朝中辟乃

辰五事又曰經經之圖成女負批獵師之志在得

鹿、之所走獵必獲之我批恒公在理宗朝應詔

上言四事又曰今當必為幾經所成金虜既成經

細勢復昌熾或方退處一隅反是時而後圖之勝

負難必矣豈不晚哉二公設論若出一轍皆可謂

謀敵遠慮有幾先之哲矣

論取士法疏

宣慶二年正月二十日朝奉郎知州通判臣辛元龍
薰沐昧死百拜獻書上 皇帝陛下臣非因 陛下
詔求直言冒上封事專言邊務小政他及儒範尚劉
行下奉制希少限五日遵行已降詔書而竊求庶吏
之謬絕類臣臥敢為 陛下批原天下所以多奇吏
之歎冒死以上愚者下慮非 陛下捧馬臣聞程頤
有六選士之科取士甚好可以羅孤寒之士近世公
道大廢担于科舉勅公孤寒之士尚可以近身自科
舉之外公道盡滅存舉之法最為世弊苞苴盛行請

謁肆布有勢者翩翩雲霄而孤寒之上陸沉沙泥以
夜以思不可勝嘆方今舍火布滿天下者皆基于荐
舉之公道廢也欲舉舍火莫若罷其舉而用試法庶
幾如進士科可以得孤寒之上而舍冒之風也草何
也爲舉之要舍吏之源也舉刻論非努力不能毋力
非道直不物選人非舉刻非有首要之善不可也求
一首要之善死得物肯下百緡而能入手由是士大
天歎以心術競趨于舍而尊廉鮮恥矣其未改秩也
刻到多民以非善其既改秩也推則各民以非善出
入之門致飾終身禮不敢廢受恩之多掣肘百端添

不散守上下談求密壑填官取其百更取其千官
取其千更取其萬如持扣制吳敵誰可習以成風政
出於萌強者為人所嫉獨立者為人所忌如是而
欲天下之有廉吏是漁于山而求魚獵于水而求獸
耳故曰欲天下之有廉吏當自嚴荐舉始荐舉嚴而
其試派使苞苴不行請謁不行則才能之士拔十可
以得七八非如荐舉之拔十不得一二也何謂試法
今荐舉之法每歲除四川外班引改官者凡六十有
四人臣謂天下選人凡有六考者宜正与之無試其
差試官如有試法虞為之禁密為之防與之試疑獄

一場試書判詰一場試時務策一場非進士奉補者不收試非年未四十者不收試曾以貪贓敗者不收試曾以咏詆罷者不收試曾經五科不中者不收試凡試不拘人教每歲通取六十四人如此則士大夫知所以砥礪廉隅惟恐犯贓之不得試而貪冒之風不革自餽笑者要無落可以置苞直而苞直之風不革自瑄矣夫改秩者不致擢到吾民以吾書已改秩者不致擢到吾民以求情如此則廉吏奚患其無貪夫奚患其有哉試法一行非特試進士科可以羅孤寒之士如程頤之言即試改官之科又可以羅孤寒

之士如程頤之言矣石枘力者其計無由行無勢
力者不患不显達無材能者其身無由進有材能者
不患不見知如此非徒可以銷泯貪冒亦可以激昂
學問心術曰正而氣節曰隆風俗曰淳士大夫各安
其分而無躁進之心各安其業而無僥倖之望則貪
吏影滅跡絕而廉吏布滿天下非特可以去貪吏亦
可以多循吏非特可以去謬吏亦可以多能吏其為
生靈之福宗社之福莫大焉

勅宰相文公遠疏

紹定四年理宗十月一日朝奉郎賜排魚袋臣辛元

龍誣薰沐賦死百拜獻書獄于 皇帝陛下臣奉觀
詔書以懼候之火訪求天下百言昔已懇切出于本
心天下士民咨嗟流涕咸謂 天子英武聖神特靈
祀奉享之流有以祕之四壁道下情使不上達故上
天降災以警懼之高湯罪已則其以此物焉 陛下
遇災而懼惕然若不能服宗社之福也明主可為忠
言如此而臣子陰拱視死無心臣昨任節倅出位有
言大忤指背冀帥職望風排陷奏劾致任臣窮居
田里凡六年矣德美吹鑿可也 唐傳子言唐世亂世
多有災史德美看
吹今登言過也然之美可害
而獻以之中尚不能無

憂國之心經曰天火為災人火曰火今某賦之灾其
天火即其人火即 陛下即位以來虛已以听家宰
政事孰令未嘗不舉 瓜爰民而水火盜賊無歲無
之者聖恩難報而灾理陰陽者不得其人也若火
出于大臣知宰相獲罪于天又天若火出于人臣知
宰相獲罪于人又天五行傳曰信道不篤灾擢虛偽
譏大昌邪為正則灾甚加矣自上而降濫矣妄起焚
宇而燒宮室誰與師乎不能救此之謂也火行遠舉
相之戒凡二十有心年天 陛下即位之初召用真
德秀魏了翁之矣天下延頸以望太平而弥遠石端

沮抑諛毀傾誣使陛下信道不篤所以有德秀魏
了翁洪咨夔胡夢昱輩及然而出之和安者以為志
奮冒者以為廉污穢者以為聖聖缺如孝知孝梁成
大莫逢汪汪中為徐遠鷹犬排斥志良拆隔正直深
可寒心是故朝無君子其擢虛偽而斥真寔器夫既
昌和則勝正火安得不失其正卯日者台州大水浴
沒咸鄒夫水不於他罷而于台州者應徐遠居上台
之象而陛下不知察也日者四明山名在越州
波府城西跨海以台州之境上行之入伏其私第而
石名曰穴通日月星宿之入故台彌遠不悟上天震怒雷擊其宇而徐遠又不悟寧至

不然弥遠黜貨浮于四壳奉天下之財聚于一府何
童千百億萬昏民之膏血也自弥遠開苞直之門用
一兵帥用一監司用一太守皆有之教萬取千焉千
取百焉上下交征殆生民之膏血以聚于一家天若
焚其第非焚弥遠之財也乃焚天下生民之膏血也
弥遠雅可誅生靈何罪焉故曰弥遠之第非第弥遠
之第留生民之膏血也留以待 陛下散之天下以
活元元之厄也 陛下奮斧天誅奉行天討籍弥遠
之家如胡越一物耳將百倍於元哉唐元其出宗時
以介法成先也
指其家詳例 以其財而施之天下念其財之多寡以

減常賦之供則天意必回民心必回天意民心既回
則宗社自固矣何者自致遠為相信用奸邪而正直
不吐氣喪亂獄情而冤抑不吐氣賞罰不公而三軍
不吐氣賦役不平而三農不吐氣不獲伸則必鬱
鬱不吐無怨恨忿怒之心怨恨忿怒之積則足以上
干天心陰陽之加于是旱天震怒水洩為水火盜賊
之禍甚慘宗城之火延燒救蕩家注湖之水淹浸數
千里江浙閩浙之盜賊戕千百群夥焉而民忘其生
焚蕩州縣屠戮生民江血成川白骨成阜 陛下姑
息一移速使盡流天下 陛下要忍我旨者免舜之

四去各專一罪尤非此然竄之今強逐兼四去之罪
而又浮焉存而不誅臣恐天怒之災未已人怨之怨
難任可勝道或曾出之痛哭流涕亦未有如此之甚
者也夫三經五帝之在天下缺一不可曰強逐去推
以來員 寧考之付託竊 陛下之威福仗天下知
有宰相不知有天子則君臣之相讓遺曰氏之喪
起復之典是知有富貴之可惡而不知有親制之當
終則子母之經所以妾族氏稱為夫人又通則節干
與政事者驚羞恥則此雖司晨矣而天婦之經不
措幣而藉民財破契吞而奪民口棄換則亦以賊民

命則失其仁稱疴瘵而不相見踰歲月而不參假則
失其禮祭泰享全而不料其既享全則而此欲其此
則失其智監戎之疑高背揣旨之欺將上則失其信
三經而欲遠魚其一五常而欲遠天其四作何以爲
國或經侏胄之代賦經卜筮之祀順經峒賊之紛擾
經賊臣之澆伺徑肅將之跋扈而國脈既存天命猶
固是豈天幸之多哉皆 寧考恭儉之德慈祥之仁
有以感動于天意有以回結于民心而已否則天下
非 陛下之天下天正而 陛下戰兢遠之首以謝
天下籍絲遠之家以調天下擇貞德秀魏了翁等以

慰天下然後新臣之有執臣之身以却強逆之死則
火災自強水災自清盜賊之災自息天意可回人心
可挽 祖宗之社稷幸甚海宇之生靈幸甚

諸公居士曰強逆之罪上通天天高可求首言及
之吾民以曰公強抗強論之暴露殆不容情芝蘭
弥遠魚鮮天且公疏詞氣雄大忠義凜然真言人
之所不敢言公之所不能發全疏若鼎不吐舌
縮頭縮首却步也

古為洪城幸請尚公疏詞文集卷之一

古筠洪城章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二

宋鳴述士第迪護人大松垣 辛元龍震父手著

鳴鶴 編釋

逢明 校正

書類

上同知樞密院丘公書 寧宗嘉芝元年秋作

竊聞老斷不遇巧匠縮手夜織理氣太阿更出水境
未端于草步則武龍甘于長嘯而已自邊障一開日
夜惕戒群臣坐視保禦無策英雄慷慨獨捨利害懷
寶誠珠惜乏可與言者雲龍江浙與閩戶口頗夥而

此可種無田可耕散為遊手使者犯濫種者犯盜亡
命劇處一旦照墨既歸州縣凡食此官甚為難辦今
洵哀萬餘存糧田益茅草許望乘此之時盡築墾掘
為之聚塚將諸惡量迹照徒併其良學及伏而實之
給之以糧授之以兵五人為伍五伍為隊四隊為聚
聚有財者字之鄧判諸字反渡江者斬彼無室家之
內可以銷民害外可以回吾國動之以節器整之以
徵聞不數年及為捐兵勦卒宅至則禦寇兵則州如
此行之初不驚民動軍而可以任論國家萬世之利

日者不知出此往、恐此後居邊則壞殊不知伏智
使愚使魯自有方略伯樂之呵如耳元龍浪萍高安
一第十年友朋泉石盡只亡燭成改此信此策非書
生宜致大欲欲請當路而使其求有欲听用隋珠暗
投祇為徒費執事以過世英華柄任樞府引須火生
曰其庶幾乎特附鱗鬣而為執事開陳之所貴相知
以心道同則言不在譏而與否也施為似千鈞之弩
磨利似百鍊之金草計之若天尺明則日月不明此
事尚求其盡騰一指之善趣其誠悲條其則必將有
補于萬分之一下冒此尊不敢正且然親之至

渭谷居士曰按丘公名室江陰一隆興初卷進士
後宰相寔此文存以自代先字翰為四川安撫制
置使兼知成都府常懷祝曰上無以我賊先當為
猛將以破敵寧宗嘉芝致召室回知樞密院事時
松田公見劉夔萬份序泰田荒流民劇處思生不
測開室新份方下遂祝然上書欲置處流民以寬
劉夔窮求則樂窮去則排此正寓兵于農之意也
一可以安反側之心二可以免運糶之費三可以
為一方之保障誠治世之良策也

上吏部侍郎彭公書

寧宗嘉芝尚書

某柳園小人辱執事不棄其真巧館詣門下俾與子
此遊相與之意甚厚苟有寸見敢不盡心盡力開執
事之言曰由履正仆莫成此欲予和注此莫成則大
哉言乎可以為君子行己之律天執事以鯁介昌人
下重望應卷四以未蓋未有也此遊綠野十年於
茲羨霜烈日鯁性于古天下善指時為砥柱伊昔同
志間有追悔執事知長重于生所守益固比者天
道既遠青龍自復似足欣快然豺狼之性陰不可測
烏知其非以奪吾守也處此之時此在需非若中其
窺伺而肆毒存西魚當矣嗟時何及寧以介而臨恐

焉尚不失吾素也人之言曰公介之器與執政例致
未為甚插抑不知安否與半是其走耳此書一作吾
易消恐獨河問婦之不可自保愚聞古之君子非
無官爵之患而無以節之雜執事有風節矣毋伏几
俛之山鶴于一簣小人之望也其匹夫之心固于介
肆于激以擊其身固非國家之利也而勢不度執不
察所欲狂尺直尋焉尋終不可直而人徒狂也伊川
曰敵死事小失節事大而况所陷可享樓宇可安矣
嗣其立仕版乎執事之由進必將以善選彙征此小
人之幸也而小人必欲執事不逾厥守豈曰榮達有

命小人之所傳疑也而執中則否以小人之見不若
以浮雲視之不為判回不為善疾不為浮說所控則
道愈重志愈確彼唯木偶不心服手詭譎復此清說
小人亦有庐山之遊一病哉殆此福矣彼貪有常節
四股僅能安逸貪味而過貪為解尚墮陷的以小人
之腹為君子之心屈飲而已處火非能處得為難惟
執事是重國之借冒尊爰不求而慄

溪谷居士曰披彭公名龜年字子存清江人今宿
江西臨江府近年稔朱熹批語學登光宗乾道
五年進士授官吏部侍郎兼侍講雲桂謙光宗寶

甚孝道字宗嗣又極言小人湯推之與與繼化胃
等不合開穆中以望其開侍制致任其學術正大
讓論簡直與愛君憂國先見之識取言之氣皆人
所難自偽學有其名辨光籍士大夫鮮有不爽者
惟我松垣與子序交遊契學恐求後難持故以昌
上之欲其字道不出於高自重以堅晚節庶後子
序始終求於特立毋亦松垣公等石之言有以啟
之歟

上京湖制置使趙公論榆柳書

字嘉芝 七年
春書

伏覩使垣行下字西李即批中明榆柳利害事其迹

曰彼撤堤督我種莊流編走邑境開隘等處無非文
具百不能逃李帥札所見可謂切當天惜天規授之
未大其切謂今日倫聖急務有四一上策二中策三
下策四無策何謂上策廢止油膏何謂中策漢條保
障何謂下策長春打城何謂無策種木以墮蓋天下
之勢一家之勢也今有人家庄客隱若思信素孚力
為藩屏盜賊不敢窺伺上策也高其牆垣堅其門閭
擊為保障盜賊不能入中策也甯屏不廢任障不
虞左右有叢木密竹盜賊之未伏兵卒然迎敵出其
不意劫之制之使之不敢深入下策也無甯屏無保

障無蔽木家竹盜賊入其竹堂然後局獨房戶無業
也今日边防之寇正犹是耳何謂廢立藩藩策勿運
之哀與復仇之數大軍分屯堡境空壁不物以為聲
援焉台治辺粵然明立據信得百里者予五十得千
里者與五百財用不過千里取也多者新之友分子
弟將帥使之自修卦食苦掛以進取則人貪上也噲
財壽也 不躍然乎奮一可以當百、可以當千、可
以當萬四在朝廷進取有人守禦有人如此則國家
無一金一粟一兵之費而可以敵遠苗昔祖宗大庇
分封之上各盡死力保守疆土寔可以控制新戎倘

計不出此而止以俾此冒性啟邊疆德美次登祖于
倫安則得恩授和推威全勇而奉兵犯順則新與之
固其降不可常告君吾相雅欲高枕而臥不可得矣
告東天亡之切蓋後可南之境上則威靈氣昭足以
與新興之國相當相與則可以相制况吾是時之侯
又有以固吾國與非以中原之地委棄腥膻孰若與
之以附告忠臣義士使之子孫世、為吾長成哉此
之謂廣立富而此之謂義之上尊此人家莊家瑞居
恩德委乎力為藩屏盜賊不敢窺伺是此何謂侯倫

保障今日契成

今在陽州
今在陽州
今在陽州
今在陽州
今在陽州

業陽

業陽
今在陽州
今在陽州

屬屬 隨州今屬 光化宋平昌 信陽宋平昌

危可 極遠 之四 皆有高城深池非曩時之無所可

恃藉吾倉庫藉吾器械雖吾車馬凡江浙荆湘二廣

有家之營運黠倖併其家資流于邊即教以坊園保

五攻守之法朋以功名自新之路則彼有指兵効命

其打可以當今日曠野大軍之下一若卒然有兵變

使之向守城郭而節名皆邊志亦保境以及應清野

以待之堅城以老之援兵以摧之使彼進無所得求

無所食不戰而自屈此之謂長治保障此之謂策之

中警抗人家高其壘垣堅其門閭警為保障盜賊不

能衝入是也何謂長春城打外不能廣布分封以為藩籬以不祇指儲兵食以為保障以俟胡騎散于深入重地而各有崇山峻嶺茂林蒼竹可以藏各伏兵使其視之不見听之不聞卒然劫衝萬里以公相賂巨奔突入其陣使之弓不可挽矢不可施馬不得進將不得遊幸甲也兵望風奔首迎阻于技退隔于沐開風聲在喉以為王師之至晉劉玄人破秦王符堅于肥水堅走晉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皆走之謂長春非城此之謂策之下也警枕人家蕭扉不廣保障不戾左右有叢林蒼竹濛濛之表伏兵于中

卒然迎敵出其不意險之制之仗之不敢深入是四
何謂撞木匠塹伐開隘故木以為山塞故木是為塞
柵朽曾不足以供一炬開隘之所既無障蔽而礙杖
掄子指定撒種以火故正該所謂柵此春機連水不
救近火沈掄柵之子非熟用熟攻不止以此而後台
民反享其利而先致其害未得其力而先失其心而
沈於不能成其技乎至于以坑壘井堙、不足以限
墩墩隔孤兔七為可嘆京山開工嶺上門岩叠石為
城因險為門亦不過兇威春開堂墮德仗吳寺亦行
見他處坑壘井堙以障賊二人相伯大嘆此因循

有梅柳見湖北話界首所鑿坑非此為可嘆尺方城

山漢水

任明廣子陽府城北方猶不足以禦子胥之

來

任明廣子陽府城北方猶不足以禦子胥之

來任明廣子陽府城北方猶不足以禦子胥之

來任明廣子陽府城北方猶不足以禦子胥之

來任明廣子陽府城北方猶不足以禦子胥之

來任明廣子陽府城北方猶不足以禦子胥之

來任明廣子陽府城北方猶不足以禦子胥之

來任明廣子陽府城北方猶不足以禦子胥之

來任明廣子陽府城北方猶不足以禦子胥之

不必從事無策則明與事勢淵覽利害卓然當代
人物之對欲望遠中朝長勉國上策激昂忠義整公
嘗罰明彰信誓勿有反于中水則各冥仗之否則各
不知在朝廷初無一毫虧損何怍而不為也行此之
策不見明效大驗則其一若備甘泉陳雖樓燬不足
道然愛家愛子孫之心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倘未
能大有為而始從事中策則降將帥錄上存豐儲精
崇信義不可緩也向者魯共伯周守城之士忠勇
如唐華慷慨如旣下旌死爭之士如先化軍之卿舉
東陽軍之辭原則白于天子而砥義之心足則士氣

必大震勇氣必百倍例人必不敢而下面牧馬矣苟
未暇反以而必欲盡力於下策則行下語邑凡平曠
不毛之地於遊騎溪渡去處用事即機之說廣種楊
柳務要成林應開隘沿路去處及脚杆行路兩傍山
崗故木各一里不許採斫實一余也主長藤此見京
山開隘駟路並有朴莪小棘若此春一年便可以藏
伏兵今或有所開林條而陣始死之柳大為可惜自
今以始則示約束不則差官抄斫如有所斫去處就
也始折罪疏今則指子不必神榆子不必撒待十年
之後而山故即成則舊根深湖生則叢長則壞不過

一二年便成森林列水人為萬一止役無差則植長
道之抑遠足以擗人之向道拯救人之疏遠足以啟
人之侮嘆區區管見敢布腹之干犯斧鉞不勝戰慄
蕪谷居士曰按地公名方衡山人今屬湖廣衡州
府方澤熙中奉廷士第知隨州時勇以和政家而
用兵家以知信譽而罷兵方既不墮書術遂將招
兵為戢守計至寧宗初為守山州化制置使知襄
陽府戎松隱公知公有為遂置四軍以獻中則輸
柵利害方更招撫忠義之士修理城壁嘗知有倂
不敢犯政治十餘年境內無事民工率業是亦公

策大有裨益之也

上宰相史公書

某江西一寒儒也。叨叨末第。歷仕。邊陲。適遇知己。改
秩得邑。富陽。公在。聖及。此。考。諸司。存。刻。荷。先帝。不。俟
絲任。唐。祥。拊。疏。古。邦。下。此。殿。湯。皆。大。者。相。之。力。也。報
布。衷。悃。以。仲。愛。物。詩。曰。采。芣。不。茹。刈。不。吐。惟。人。丕
相。以。同。仲。山。甫。之。心。為。心。而。聖。听。焉。某。自。少。讀。書。四
關。天。尊。地。卑。古。公。之。常。誥。名。公。既。尊。侯。不。可。辭。人。亦
相。功。後。宗。社。名。重。任。衡。望。光。而。道。德。若。布。滿。天
下。不。待。詩。人。著。話。也。請。以。君。臣。之。大。義。為。大。丞相。白

之日者湖州

今長

之夏詩論終、此應的勢當于人

心切謂濟王周之晉作也晉叔扶、以叛齊王、人扶

以叛此理昭、雅循天瑞子所必鞠是推天世之大

德深察其本心能与之治莽亦可謂之忠厚矣皆漢

宣帝既而人泣而海昏侯復鞠狂悖之後以勇能加

旬則漢廷何以處之耶

漢武帝崩無嗣太子昭當邑

此國君臣之大義天地

之常徑若舜王始者授人以叛鞠廷以漢處之亦所

當也但關漢王當湖賦獨立之際知君臣之大義天

地之常徑有不可喻曾力拒之而不接則人授以叛

豈其本心非海昏侯之匹矣其在朝廷必隆其贈典
可也必立其後嗣可也言者不能發管仲揆人以預
齊王人揆以反徒曰終天復何說雖然昔朱雲上棟
全銷上方之劍折安昌侯出張之頭成帝大怒以小臣
誣上罪死不赦幸度忘曰此也蓋若狂直仗其言非
回常容之叩頭流血帝意乃解今言者以成事而說
以遂事而諫以既性而答犯聖人之所戒大踐大誦
也第如直如魏素名于世如朱雲之狂直也羊度忘
乎謂其言非回常容之凶懲治太過浮怨天下之士
往、謂朝廷有亦言之逆詳言之失望成教子之名

而非新政之欲也。彼濟王猶生謂其有義本觀觀之心也。然也。濟王既死，彼何所觀？觀或也不過言之。許耳。主上聖明，龍飛汝，於直言賢才之求而天下喧傳，直規洪切，以直得罪，以去過，非所以昭回青史。光明初政也。政由來，雲方謂得接遂能干也遊於地下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夫成帝中材之主也。尚能誨過，勿治折檻，以旌賢。自安昌侯漢相之不足道也。亦能寬厚長者，略無一語怨望。今成明之世也。有聰睿之君，若此有熱烈之相，又若此，豈可伏容直之風，不如成帝長者之風，不如安昌哉。如是則天子有

受言之德宰相有邑荒之量而不光明厲大政若謂
湖州之妻奉天下皆知其為逆初不待罪殺人者而
後天下知之也嗚呼一政其人不入欲望國家人度
無我道之容之伐制以一魚介其之名二魚鱗言之
誠大丞相之罪也容德當世尤是矣其逆賊非野之
上雖未嘗一逆求國冒然以下易使非收為有魏洪
洲之遊說也臣、愛而之也惟欲朝廷存其大休耳
曰君已上休致之請非附麗以為長富貴之地也但
指各州即湖之妻晨白如以而天下之疑未釋復國之
心不能自己也夫拙貴要之言天下未必盡信而踐

賤小官選在物外其言或可以取信于人天下人丞相
行此之言焉此之善侯朝虎之奉借日月焉可也其
行年五十有八天自知此書潛妄罪在不赦然人生
七十今相去無幾何与其多活十年與草木俱腐孰
若一言有益于國而身赴湯火百世之香也知之罪
之術伏侯命讀此底早死罪死罪

黃山胡敬止曰元豐間東坡自湖州下御史獄張
方平遣子恕上書救援口言其美偶以心改求上
東坡見其書吐舌子由復見之云道多尤之吐舌
也此書若上東坡死天今觀松恒幸先生上宰相

之書直而婉曲而平深得救援之体且趙公師若
謂書上之後四君子每重施行書之力也有功于
社稷知矣先生所覺以是為實誠陳咳効其效仕
然心平山林一書不入揮門人所誑有今天道好
遂銘其棠廷而先生九京莫作天悲哉

潯谷居士曰當時以齊王寃者繼、求有也公所
云濟王固之管叔也管叔扶人以叛齊王人拱以
反只此兩語足為濟王漸染而公是以非暴白于
天下後世矣

右筠華清函公松垣文集卷之二

右筠洪城辛清南公松恒文集卷之三

宋賜進士第迎謬大夫松恒 辛兀龍震父手著

洪城後倚鳴鶴 編粹

逢明 校正

記類

高安大隱堂記

高安之式車廬於廳治西南約枕鳳山下

鳳凰山在府台後相

竹廬式名實州便智瑞百守以限基于迎所之宦

音移

而堂焉私澤想遠浸久且散天台陳侯耒羊朽以整音壑以擊堂既落扁曰大隱豆滿其所俊秀咸

集爲元龍爲文以記其狀考白子記司馬壁以守土

石成洞壁居火有等書後壯司馬得放浪于山水間

海樽中之綠春吾輩之華唱咏風月信覺字柳水時

及瓜陰拱不可否事白子名居易字聖天應元和中

久矣今得青山中乃此月也則白子所謂隱

謂司馬也與守亞俄浮于閑故野水碧天可白鷗我

也非摩君之塵而負佐用之寄清靜惟得以送去秦

隱幾何白子賢乎或白子立朝有歟論峻節盛、匪

躬承燒九江方洋草堂傲然白足時也草堂在占輝

詩云古於紫北而道長子西迎其下此人居於山

其間合此欲焉往寒江秋月早辰京音感慨與懷有

雄帝京聯青衫吾謹要不介此淡啼紅尔陟疾以金

庭玉京之音宮端欲萬之孫存政為欲以政以印素

富貴行手富貴宜也獨乃欲點曰子司馬九江遺蹟

可謂遠也已矣石之君子所室而風山披鐘鼎而味

簞瓢欲能大而官賦此賦十在真字朝建江漢賦中必

賢容始門曰欲十人切官所此王仲淹所謂天隱也王

字仲淹世用通居河公取授生徒故年于幼乎行

此右過而吟曰君山棲其懋哉若夫窮居水石而地

隱迺述市朝而名隱也凡龍寺位匪侯之所宜與開

天台陳侯牧齋記

高安通守陳侯宅天台

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八百里

里山去天不遠其山峻峭與古異其山四軍且也之勝

闢地為齋取坤上艮下象初之辟以題其額曰牧齋

觀孫與公所賦天台穿山海之環音端山富蓋神人

之壯麗侯莫之取而壯志于地中之山其知道乎陳

氏世登顯宦功在盟府侯年甫逆三十學領監州符

非若初之在下山反雲夢壘八江陵借清浮天誰曰

不可而富貴不能使之騷聲勢不能使之滿者以天

道之所益地道之所成人道之所好在此而不在彼

也天台之山躍峯奇拔上與天齊倪視衆甄吾有取

焉是以富、自居而視天下莫已若矣非而收一州

必不能盡諾坐滿當時女伯太守字當以范強為功

必不能盡諾坐滿當時女伯太守字當以范強為功

必不能盡諾坐滿當時女伯太守字當以范強為功

必不能盡諾坐滿當時女伯太守字當以范強為功

必不能盡諾坐滿當時女伯太守字當以范強為功

必不能盡諾坐滿當時女伯太守字當以范強為功

必不能盡諾坐滿當時女伯太守字當以范強為功

必不能盡諾坐滿當時女伯太守字當以范強為功

必不能盡諾坐滿當時女伯太守字當以范強為功

極高明而道中術則疑多而寡於物乎施天道之光
明也道之上行天何有人川之步乎或誰公孫師曹
亦寫凡、重光方策昭訓萬世而於下之蕉鹿我青
芥則與借、望僕而拜者乎

書在為河陽令端少貴
先師見其車轍望空而

耳故聖人論君子之光終必曰尊而光則以巧言今
色失之足故脅肩縮息失之病則云尔非以五素而
宗一則豈以卑之可階哉迺上白卑則流于雜非之
所謂輕不可也侯以非為名而字曰尊道其知以輕
為戒乎乎現基跪于鞠其心儀、州民之康不以為
功而名其堂以史隱知所代其堂後種竹蒔松於梅

林之側一室蕭然扁曰四友則雪飲風餐者高不改
知所自重矣非知之難行之惟難予之望也子以愛
聖之士見厚傾意今來居予為記姑誦所聞于古者
復命之伴花竹之出五山之天林宇之華聖書之富
心曰成得宦遊以觀當為成侯賦之

桂巖書院記

寧守嘉文五年冬著

桂岩書院在高安郡北六十里唐顏子坐酒幸南容
公之舊地也山之故源自桂陽池至於慈雲過綠潭
並收照疏至于神童如扶櫂而清宵秀而豈一山自
右而左者如筋外端山溪一山自左而右者如帶上

有松酒廳伏君祠在焉

即入

二環西山之間歷世遺

而澤水泉清冽而草木敷茂若即柱石也而蘇頌以

山出碧背慈安千岩競秀白鶴峯祥于北晉宋仲仙

所宅慕山虎踞于南溪谷酒之故各相實此納明晦

變化丹青莫狀皆雲上岵山開館後葉衍曰賦以

咸通七年

唐懿宗

中三文科中

和二年

唐僖宗

為太

子拔書而家徙于御而書院自是益矣予以嘉慶辛

未

寧宗

四年四月孫宦婦待戍杖家拔則國猶喟然歎復舊

觀飛甍華藻巖山收任列以青松間以冬青半山版

小亭曰紫翠自紫翠迂迴而行逮至于古松枝葉婆

婆清風湖生微、有鳴琴聲松下有小坡世傳祭酒

杖履所憩仰民至今以春秋祀之路所而西青衫矣

道至於舊址蘭蕙上芳竹柳政粗因植桂百株結草

堂穀間為舍若四請建有舍庖膳有所益國周公

大靈院人書考字伯仁為大書扁曰桂岩書院復得

魏公鶴山扁曰桂岩精舍在山魏日與話弟錕書其

中相勅以辰祭酒遺佐庶乎此名之不朽也按黃滔

中和二年二賢祠碑祭酒其先澧州青池人澧州今

魏河間許青池萬歲通天改為

中茂私丞南呂國家高安之洪城里也里志載澧州

後世即如海即陽山而高安其洪州豐城屬邑

故柳子厚送祭酒婦使序謂如海卒居而拔洋元和

唐懿宗姓纂載祭酒洪州人云

柳子真祠堂記寧字剛德丁卯著

按梅福字子真漢成帝時人為南昌妻成帝妻任

王鳳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祀而上成尊上不納遂

隱于洪崖山及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爰姓為

吳市門卒人傳以為仙瑞州國經載子真任高安

之豈安卿旁有拔山及梅仙觀

漢政不經傳盜國柄上大夫指耗瑞麟昌南昌梅

手真去官歸居辰

今伯任歸休
陽新居州是

上書亦作私肆凱功

莽嗣專政手真指室家蕭散吳楚間高風清節拔手

流俗所至踪跡隱見人相敬畏以為神仙去而見思

競立祠宇宅仙觀其一山側麓新昌縣一在黃陂是

城即

安

邑于南昌御距城西北四十里曰拋壑子

真所嘗怨焉間一水曰白山子真所嘗夢焉城有拋

仙祠山有宅仙觀手真所嘗棲焉界高安新昌有小

溪一有採曰迎山西行六七百步曰樹田子真所嘗

曰焉曰去宅仙半里許觀舊為子真祠唐玄宗尚老

代其徒趨時創刊易為左手宮而手真之祠祇矣唐

宋開禧九教百年未有訪其道蹟三十七日既望里
人陳灼秋夙夜履湯公思古細而有性陰感陽成全
鉄為飛而子真之風壯不開于天下高山景行徘徊
不忍去乃率里人望子真遺像祀之堂上勸世尚友
以障頽凋蒙託于子善于子真入皆編良而不厭言
而鯁心疏論之独慮別徑迷復而高燒蓬萃之不巧
生亦姑攝笑而盧名流風乃與天也無有以方其視
賦以取容恭于學嗣步草木於此齋吾孰得孰失哉
方今之時陳君乃深留意子真之詞可謂新也已因
賦古詞一章俾歌以祀其詞曰梅山青、白雪英、

若有人兮，履裝玉環，梅溪之澗，白石雙。若有人兮，
風食霞酌，春蕓芳手，林秋芳焚，掛拍兮，先生之故堂。
彼塵揚之人兮，塵世匪風，而之咳兮，岬巖在兮，吳市
兮，丘壘片春兮，雷已散，梅山之祀兮，悠久如天也。

臨川溪水伯瘦竹記

按臨川今居撫州府，境有汝水，臨川憑汝水以
為脚。

汝水之上有注，上曰溪，水伯瘦竹，尋丈之也，百箇如
胡王者，至我，搗與玉相對，名曰瘦竹，大竹生渭川之
區，於汝水，搗搗，懸，即，環，百尺，降，後，雲，溪，是。

君子之居得其心而數景於劍者類焉若天虎猶之
開土脉膏唇幾成石感而勿御駿、寒憚孤政則居
子穷后不过望終于山林右樹焉泰伯一廟之望少
年誠焉萬卷蓋嘗有志于渭川之竹矣抱負不凡與
世竟落、奏篇擬宸蹕誓爾者一再不歸歸營菟裘
菟裘魯邑名也將隱公與瘦竹伍泰伯衆何心哉士
曰希踪菟裘志將隱公與瘦竹伍泰伯衆何心哉士
生斯世達則伊尹周公窮則伯夷對蘇杜少陵名甫
美平生志在致君泽民不得展布而作詩自苦至于
大瘦夙霜侵其病骨歲月剝其小髭而少陵不改吾
雖清韻高致風流千古其視渭川之竹操拔曹漢者

不瘦矣一絲碧瀨漢重九昂辰伯其故家四百尺竿

頭伯廷一步

招貴人師傳曰石尺竿頭不動人難熬
得入水為真石尺竿頭更進一步世

界是
全句

釣山三劉先生故居祠堂記宋寧宗八年冬著

按三劉先生劉漁字履之志尚高潔精許文學宋

天聖中舉進士仕為顯上令官至心田首外郎以

釣在作上官棄職歸廬山與歐陽休同年除高其

節作廬山高以美之詩中有大夫壯節以君子之

句朱文公守節康為之作壯節亭記蘇子由送朱

俱有記以贊之又與陳舜俞登憎為騎龍俞作騎

牛歌以凝之為白雲老李伯時以騎牛圖與山谷
賦詩以美之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澹粥以
為食自鄴西澗居士卒年八十餘凝之手寫字道
原誥書過目成誦未討卷述士壁官至祕書丞與
司馬光同修資治通鑑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寬
三司條例恕以不習全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
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判為
先遂與之忤卒年四十七道原字字義冲壯與長
于史學平居儼節操有祖父遺風後以茶字荐召
為修史檢討至京師時宰以下並不造謁忤京不

復仕曰馮受讓翁國山谷書其後云劉子請書于
琴無不貫穿不可謂受未見古人如不能得既見
古人曰吾未敢如是不可謂讓年未四十而學曰
後進不可謂翁後卒于廬山

天下尊祀夫子而闕里爲焉則孔氏子孫之羞高安
三劉先生夙仰文章茲州今古死而不慙有祠在遠
濤哉秋舍萊即太守率僚屬諸生拜之而高安之故
居委在釣山草莽間嘉芝改元范太史四世孫怪賦
邑長于斯甫命靈山淨慈兩寺立祠茲以御飲酒禮
邑人敬舉盛事劉氏子翁自榮擢焉不忘令君之四

德相與剪改居之。蒼蕪筆堂。北曰鑿。則左列三祖。右
像。太史溪。麓山芳。濁。紫。掛。挂。工。竟。炳。走。書。表。子。文。紀。
歲月予方駢牛雪峽。追隨先生高以而炳。能洗列代
子孫之羞。改築道而系之詞。畢歎以祀其詞。曰。虛舟
兮。浮世槩。清風兮。白雲。為蓬水。月兮。隨萬曆。寒露兮。
新。凱而鍾。蒼柏為裳。兮。蔽。昧。臂。藉而絲。兮。松。野為縱。
盼。靈山兮。鏗。吶。絳。梓。里兮。烟。雨。濛。、。奈。新。宇兮。炳。蕭。
魂。旋。歸兮。攸。宮。仿。滿兮。牛。背。電。光兮。炳。燿。

雲石市記

宋寧寧公侯牛首

高安之雄。羨卿有墟。曰雲石。厥上惟夷。厥質惟瑤。惟

然蘇履谷惟粟麥惟酒隸于尚籍距緣華之新義唯
五百有贏而唯選為消長雲石以晴康字秋兵火廢新
美事罷折凡二十年以故人心成于射利強弱賈貨
者尚結與乙卯字與以雲石新表溫慈定到者始
歟至于即以寤開証微之交易散亡不詳其所開穩
西字辛以簡公求鎮為即上達告以相病唯復
與新表愛助次統字秘閣趙公持節江右以日中
聚貨召囊壽石楸即惟氏便遠攝公昨印致通守三
山夢公攝印事迨照以後情為雲石得弗祭氏是以
和明年夏季黃龍司業之嫡以是秋並秋闈而奎之

子應擲与消又明年弟公登太常第爲子記雲石寔
以告求者介昌爾長俾歸到焉是爲記

雙溪此瞻堂

按雙溪在南昌府靖安縣安福鄉長樂之墟有布
山松壇公塋母夫人熊氏于上林思不已遂郡其
地而立此瞻堂焉

虎山之夷堂有此高安亭元龍堂四其上而堂焉北
山呼登瞻觸物傷懷膏雨春濡南風薰草叶則動葵
花南食之哀哀風淒、草木黃落時則思南霞映燈
之感逆昔俱存爲繁洒淚成血即欲穿荆簡之衣以

成菽水之微不可復得勉首欲歎念四不見唯見其
壑耳因思因極長紀百制、有虛而悲無旁斐杖之
山綿、雙溪之水消、其所以寓我訪孤千古之恨
手

靈山寺剎七口首外即祠堂記

宋寧宗己巳歲

蜀即范公降亂邑高安之二年政成化行挈子靈

子靈

之攸里于前豐碑之振地十里藏首七田號書堂遺

址界靈山寺之側寺攸七口所遊愆心命梓于師誠

即添堂之西開敞室立七田像以秘書丞道原檢計

北與列化左右因張左丈所記之堂扁曰冰玉高以
 緣千壚以瑞蕭四月焚香師款以考工告公求奠挂
 酒祠下與其茲之高山景行徘徊竟日公元祐太丈
 之孫太丈與道原熙亭中同處司馬溫公書局擬之
 則黃守父壯與其子也疑之竹上官上清穎平去四
 卜掛射婦庐山庐山任伯康前西北二十里古名南
 岳岳北又台道亭其山春隨乙書字道原以直言拂
 王金陵石姓與寒裳去登京清風知節皆足以砥柱
 流俗自後匡廬故塔蕪矣今併像之使鄉人知所敬
 慕焉

尚州高明壇記

昔高明壇去塔治西北二十里日漢已有壇在絕
頂遺旱祈祈樹多鹿

秦網解紐芝隈涉起新塔馳多段長丈應涉列京廷

豐沛徐州今沛縣項平起會稽秦郡名今浙江紹興府嘉傑響

勅空含穆章今江陳杰乞萃徒蜀水之北慕壇絕

形音如如山以祭黃帝蚩尤寨于山之陽楚懷王遺沛公

扶義入闕天乞萃其萃後又之江里從下成陽西陝

陽西中秦郡名今陝西陝後部尉擊羽將軍定燕

高帝六年詩功刻待封犬乞高胡侯邑千戶奉文四

年業益之侯子程發爵貴無後除國神里即其地全
黃帝蚩尤所立高湖侯伯以祀之水旱疾疫請禱如
響慶有漢永平二年火災中斷碑題也其所歷漢而
宋畧一千有五百餘歲且血倉不絕非功總又子民
能于因原之辭泝溯以祀其詞曰祭鹿不守豪傑峰
延矣：陳侯平延菊水赤帝入關追及江里卻射擊
項將軍定燕裂漢高湖丹書爛然礪山帶河水矢萬
年雄剛以之陰馮水溪：侯之功兮馮水不滅非故
以之陽倚山蒼：侯之功兮倚山不蒼把觀天降雲
尊露有韶光麗陽故吹鐘壺商籟兮殷存芳奠狀酒

兮侯之堂兵弗頒兮來饗暇民兮歲壤學吾宗祚一
兮就^上扶列氏之望

南昌列子齋孝古堂記

自遁孝既錮流俗愈不知古不偷古時好者寡矣
予斯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補過者斯可矣天理以
踐滅之而還_下心以習術術而見而昌列子齋察於
貨傲焉未遂古與冷更凌鑽^{漢賈山說鑽書記}
鑽書記
鑽書記
監用古樂可居之西架小樓以藏書樓下扁曰孝古
天古大不復見矣知之何其學也書云學於古則有

獲政意款誠制李所以致其知月款八制李所以

其心違為致君逢氏否亦說方垂警是力李古學領

后天忘家各之秋實探庶子之依華曾除子建子

此家各顯心下坊用以禮與子出地甲子之不令庶子

志家非之秋實為上昭冀恒宮之印級內修言詩古

之乃恒家字食對吳明帝會拜為臣更之太子以傳

今日可字信抑末矣論其詩華且焉尚世論友以明

明德明子其與狀

淨慈寺屯田列公凝之祠堂記宋寧家嘉定原

屯田負外郎列公凝之高安之狼塘人登進士第仕

為插上令以片上假扇瘦戶山田於落星之灣恭懷
為騎四十年忍筋如銜石瑯西先生堂自嘉禾陳公
辨余自伯康反筠緞片里之淨慈寺田詩辨問歲月
幾久而磨其詩式凌高臥除巖延望萬耳聞化野草
過者惘悵成鄙泥公澤能以嘉定戊辰字來字馬
世有訪道獨與午伊存以公昂之餘安紹祖考之像
于東無尤獎之望俾後人抱其水肯玉剛可以激懦
而伴貧嗟乎今之乃邑知所以表賢勵俗者有矣行
公如山不其馬哉公人人史端祖偏字蓬雨元祐
名賢也為政知所先之意月有字法焉耳屯田名與

其子恕字道原神宗時行太史被百同儕資治通鑑
秘書丞死太史或有禁正今百三十有三年而公復
來與屯田之同民從其不煩學乎祖考獻工儔予紀
之因紀歲月俾刊諸石

揚大至高遠閣記

宋寧宗中春月書

閨闈之地棟宇連亘眼穿案而不弘升高望遠非樓
閣不可高安揚大秋虛扁之冬內傳而公從閣飾以
儒理益明之益精而資益豐近以室中於而為於卷
拓進於嶽一登瞻眺懷化夷展嘉定辛未寧宗年乃相
其室之用始創一小閣踰尺簾飛上出曾空絕闕塵

松 恒 文 集 卷 之 三